

党员

军小时候看过许多战斗故事,每每遇到艰难险阻总有人站出来大手一挥:共产党员跟我上!高声一呼应者云集,再顽强的敌人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军对党员充满了崇敬和热爱。每每看到党员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军都对他们肃然起敬。渐渐地,党员的光辉形象在军的脑海里定了格,挥之不去。

从学校毕业后,军成了基层供电所的一名员工,据说军所在的供电所曾被评为“群众最满意的基层站所”,多次被评为先进。更令人兴奋的是,军所在的供电所有一名党员,党员是一名有着十多年党龄,比所长工龄还长的老师傅。军想他也一定会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了不起,最起码在工作中也应该年年当先进,样样是楷模,军不由得对党员平添了敬仰。

随着时日的推移和新鲜感的淡去,军不免有些失望。他渐渐发现现实中的党员并没有小说或荧屏上的那么完美。党员平时工作并不怎么主动,总是指手划脚地对军这样的新员工发号施令,工作之余还时不时地发一些诸如工资太低不够养家、领导没有对他提拔重用之类的牢骚。不过党员生活中对军还是挺关心的,有一次军生病,平时很少花钱的他一下子买了牛奶、水果等一大包营养品,感动得军差点流下了眼泪。

一日,局机关征集志愿者到市区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党员和军都报了名。他们被安排到繁华的商业街向行人发放宣传资料,并解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忽然前面人群中传出了阵阵惊叫声,人流迅速向两边躲闪,只见一中年汉子手持利刃正追赶一名学生模样的青年,青年身上已有几处刀伤,浑身是血。军看得有些心惊肉跳。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党员迎着拿刀的汉子冲了上去。军忙喊了声“危险”并伸手去拉他,却没有拉住。拿刀的汉子见有人阻拦就丢下青年径直向党员刺来,党员躲闪不及被刺伤了左臂,但他凛然不惧,和拿刀的汉子扭打在一起并奋力夺下了尖刀……歹徒被随后赶到的警察带进了派出所,党员也被人们送进了医院。

党员一下子成了名人,县里的广播和电视上都在宣传他的事迹,也有不少带着鲜花和礼品到病房看望他,军更是不离左右地照顾着。一日,军不解地问党员:“那么危险你还往上冲,难道你不怕死吗?”“死,我当然怕,可我是党员。”“没有人知道你是党员。”“我自己知道。”……

刹那,军觉得平时很平淡的党员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此刻,军更加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像老师傅一样的党员。

(邱志强 太康县电业局政工部)

悠悠电话情



怕打断了她那根穿越时空和距离连着老家的情丝。

母亲牵挂着老家的父亲。老家十多亩的田地,年近九旬的爷爷奶奶,还有满院找食的鸡、慵懒地躺在板凳上睡觉的猫、大门口盯着来来往往行人的小黑狗、一圈即将出栏的小肥猪……老家里里外外的事都靠父亲一个人忙活。母亲说,以前她在家时能给他搭把手,现在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于是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叮嘱父亲:别忘了做饭时给他爷炖碗鸡蛋羹,别忘了隔十来天给小鸡小猪买麦麸皮,别忘了及时给庄稼施肥、打农药、薅草,累了要歇歇……母亲在电话里嘱咐着父亲,一遍又一遍。

母亲也牵挂着老家的邻居。母亲常在电话里询问父亲隔壁老二家的媳妇生了没,村东头老七家的孩子娶媳妇没,隔壁方大娘爱生气,借她家的农具要及时还……母亲说,远亲不如近邻,与人处事要以和为贵,都在一个村里住,有啥小矛盾忍忍就过去了,生气吵架既伤身又伤财,是最不划算的了。

母亲惦念着老家的一草一木,她在电话里偶尔也会向父亲问起,譬如村前的沟里还有没有水,热天的时候还有没有孩子去沟里洗澡,老家院子里当年她亲手种下的梨树、葡萄树结果儿了没……

有次我和妻子回家,正听见母亲给父亲打电话,妻子正欲伸手开门,我拉住了她,说:“等会儿,让母亲把电话打完。妻不知道,那看似平常的琐事里承载着母亲对老家对父亲的深深的思念和牵挂啊!

(王亮 项城市国土局)

急待发出的通知书

“怎么办?怎么办?”妻在一旁不停地问,“高中报名时间只剩下大半天了,如果再联系不到学生,最起码耽误她一年的学业。”

妻在一所初中任九年级班主任,早出晚归就不用说了,很多时候把班级里的事当成家里的事。这不,因为钱店的一名学生考上了二高,可无法联系上她,着急上了火。学生家长的手机刚开始欠费停机,妻替他交完费后仍无法接通。

“要不然你开车到她乡里去一趟。”妻认真地对我说,“我们按一天去寻找,不信找不到。”确实,学生在登记信息的时候,只留下一个手机号码和乡镇及行政村名,要找真得花一天时间。

看着妻着急的样子,我也犯起愁来。“这样吧,”我对妻说,“我记得我有咱县党政单位的电

话号码,试着联系一下,真联系不上,我们再开车去,怎么样?”

经过与乡政府办公室、行政村的负责人多次联系,终于找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只有大半天时间了,赶快去学校报名。

电话打完后,妻如释重负,开心地笑了,说:“我今天给你多做几个菜,慰劳慰劳你。”

(马玉红 郸城县疾控中心)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
电子邮箱:
zkwbxxs@163.com

学会感恩



感恩,这个词或许很多朋友都不常想起,可它却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让我们感恩父母,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最温暖的爱;让我们感恩老

师,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让我们感恩挫折,因为挫折让我们的心更加宽敞;让我们感恩社会,因为它让我们茁壮成长!

感恩与我们密不可分,我们要学会感恩,报答我们的祖国,报答我们的社会!

但是,感恩并不一定是要感谢别人的大恩大德,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善于发现美并欣赏美的道德情操。

我们感恩朋友,感恩亲人,感恩陌生人,感恩集体,感恩国家,感恩人类,感恩社会,感恩大自然!

有位诗人曾说:我们曾光着脊背走过大地,深知人生的风霜雨雪,当我们秉持着一颗感恩的心时,便将烦恼与不快丢进了泥泞,从而感叹,生活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多姿!

感恩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健康的心态,能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程!

(刘思源 周口七一一路二小)

这样才算真正长大

路边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一颗嫩绿的脑袋。四周除了光秃秃的土地,连根草都没有,所以那个绿脑袋特显眼。只是猜不出她的名字。

每次经过,那个绿脑袋都会在眼前一闪而过。不记得闪了多少天,绿脑袋不见了,几片大大的叶子像帽子似的盖住了她,纤细柔弱的身躯似承受不住那几片大叶子而左右摇摆。真担心她会一头栽倒。

一场急雨哗啦啦砸下来,绿脑袋终于栽倒在泥土里。她像个无助的孩子,期待帮助和保护,没有谁为她撑伞或披件雨衣。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

时间被飞快的车轮碾过。当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披着夏装登台表演时,绿脑袋竟蹿出一米多高,只是叶子变小了,身子变粗壮了。一场雨好像使她明白了——只有改变自己,才能保护自己。

夏天的脸,说变就变。太阳还未完全躲进云层里,狂风就铺天盖地地卷来。许多的花草树木倒的倒,断的断。绿脑袋也

未逃过这一劫,被拦腰折断。没有人过去扶她一把,或试着给她把断枝接上;没有人给她剪断残枝,清理伤口,希望她长出新芽。折断的枝干渐渐枯萎,生命的迹象很是渺茫。

某日黄昏,再独步到那条小路,一颗开满红花的小树屹立在眼前。哦,那不是树,是绿脑袋。绿脑袋在断裂处又发出很多的枝杈,枝杈上长满了叶子,一片叶子开一朵花,蓬勃热烈,像天边的朵朵云彩。

看着她从一个尖尖小牙,经历一次次狂风暴雨的摧残,而坚强地存活,并长成一棵枝叶茂花如云的景观,心,为之震撼!

一个人成家立业后就以为长大了,一个人出外闯荡了几年就以为成熟了,一个人经历了一点风雨就以为坚强了,其实,像绿脑袋那样,从尖尖小牙,到头顶天脚踏地,不依靠任何外援而长大并存活,才算真正的长大。

(马艳丽 川汇区电厂老家属院)

听雨

曾经,我感觉雨就是快乐。

听,雨水不停地敲打着院中的那棵老榆树,沙沙,沙沙;不停地敲打着屋檐,叮咚,叮咚;轻叩我的门窗,叮当,叮当。我偷偷地打开房门,迎接那淘气的雨。她哗哗地唱着,跳着,逗引着我。我悄悄地跑出来,站在院中,张开双臂,扬起小脸,任雨水斜斜地打在脸上、手上、身上,落进心里,溅起许多美好的遐想。

我无数次认真地想,雨从哪里来?当真是天漏了吗?女媧此刻正在补天吗?我顺着雨丝往上看,使劲往上看,我以为那样就可以找到答案。

“怎么又跑出来淋雨,当心着凉。”妈妈递给我一把伞,一把漂亮的花伞,很大,可以把小小的我完全全地遮起来。这调皮的雨又在伞上奏起音乐来了,啪啪,啪啪。

五颜六色的伞转起来了,小伙伴们笑起来了,门前的小路变成小溪了,它潺潺地流淌着,绕过那个高冈,冲过那块方砖,漫过我们的小脚丫,欢快地流进屋后的小河。

曾经,我感觉雨就是诗意。

那斜斜的、密密的雨丝啊,多像云姑娘多情的眼泪!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啊,多像扣人心弦的小夜曲!于是,我爱上了听雨。静静地躺在小床上,听雨。默默地靠在窗前,听雨。手拿诗集坐坐,听雨。

再次拿起那把小花伞,咦,它怎么变小了呢?撑起这把小花伞,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继续听雨。不止一次地感叹,雨中漫步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不止一次地想象,多希望成为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啊!哗哗,哗哗,雨水流进小河,欢快地流淌,流进我的心里,流向无尽的未来。

现在,我感觉雨就是牵挂。

突然乌云翻滚,狂风骤起,路旁的小商贩们连忙收摊儿。玩具被风吹走了,鞋盒子被风吹翻了,小吃摊上的不锈钢盘子在地上“当当”地蹦跳着,不知哪里的广告牌“咣当”一声掉下来了,路旁的柳枝“咔嚓”一声断裂了……

儿子兴奋地喊:“妈妈,妈妈,要下雨了!”我拉起儿子立即往家跑,狂风裹着泥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一路上,儿子兴奋不已,我却满心担忧。

雨姑娘带着闪电、雷公一起来了,头顶闪着金光,打着响雷,空中挂着长长的雨帘。那大大的雨珠落在儿子的身上,却砸疼了我的心。

“避会儿雨吧,宝贝儿?”我问。

“不要,不要,我可以冲回家!”儿子一脸快乐。我理解那样的快乐。

我站在窗前,看雨把天地相连,听雨“啪啪”地敲打着窗玻璃,也敲动着我的思绪。我的爱人还未归来,不知被雨拦在哪里。我那年迈的双亲,此时可在家中?若是外出,是否带了雨具?

雨一直下,从昨天到今天,从过去到现在,从遥远的古代到无法预测的未来。

听雨,我是在听雨吗?还是在聆听自己的声音?

(陈娜 周口市开发区陈营学校)